書

昌黎集

卷十五之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五

朱子考異

書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之下懸懸於吾也 以吾或作以余方從閣蜀本云除下文江湖予樂也一語餘並作吾 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之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 其於人人或無下人字說見前卷荅張籍書或作它人非是方無此四字之處

方作人處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方無而字与同方作以同說已見前足下于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方作從今之人云謝以貞元本定○今按上語与世相濁即是從今之人更著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舊書之不足據有如此者故特詳著其語云

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力無其學去年春脫

汴州之亂幸不死【附註】孫曰正元十五年二月乙酉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嚴曰汴州亂在貞元十五年二月此言去年春則与東野書在十六年也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与方作以〇今按送楊少尹序亦有此語主人與吾有故【附註】孫曰主人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公往依焉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

上【附註】符離縣名睢水名在梁郡〇睢宣佳切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附註】韓曰是年秋建封辟公為幕職故云被留也默

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附註】十六年秋也聊

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附註】孫曰習之翺也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弇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附註】即十六年四月也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盡時方本作時盡向作日○今按方本無文理盖其意信本而不信理好奇而不喜常故其所取每得乖戾晦澁之語雖

此等無利害極分明處亦不能免是可歎已

答竇秀才書竇下或有存亮字

愈白愈少鶩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或有而字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附註】孫曰正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為陽山令

也
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之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書方作盡循上或有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舟或作川）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左或作尤非是）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

不傳者遇足之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廪傾囷羅列而進也其光二字方作世曜或作耀請或作情囷一作箘云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之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之下之事業章不足之或作章不可稛載而往垂橐而歸【附註】樊曰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又國語亦云字作稛載今所謂稛載垂橐語出此而公方且遠宰蠻縣故其語相反如此橐囊也稛收拾也苦蹇切足之下亮

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有實字

月日【附註】孫曰正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

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附註】孫曰正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爲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附註】嚴曰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元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

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閤下者或無如家二字附註樊曰實恃寵強愎專於聚歛公於順宗實録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夫憂民乃所以憂國實聚歛毒民如此曰憂國可乎公慷慨正直行行如此乃云爾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以行道聖賢所不免也君子之所為蓋有不可識矣今年已来不雨者百有餘日附註韓曰正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

之魄喪影滅跡絶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
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
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
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俟於左
右以求効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
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
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或註建封字狀或作書【附註】樊曰公正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兎毛質皦白天馴其心皦或作仝或作皎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安阜方云屯名如唐孟元揚董作西華屯是也○今按下云得之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屯或作田弗或作不【附註】孫曰人立言如人之立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拱拱手也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愽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或無愈雖不敏一語兎陰類也又窟居狡而

伏遁象也今白其色絶其羣也剔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華而從人耳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 我方從閣杭本作我名下註絶句二字麗或作离○今按實我國名不成文理漢書衛青傳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也所謂戎國疑或取此 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 道下方無也字安阜或作華附或安附嘉方作喜又無名字皆非是 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 方無閣下字 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

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諸本多如此嘉祐杭本亦然方本之屬作其屬屬下句析作拆云漢終軍傳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者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其屬歸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為大而可願也崩析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則當從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從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似本用論語中字也

附註 鑕鐵椹也職日切

是宜具迹表聞以承荅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徵

識蒙念或無不恵二字念方從文苑作合全無文理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愈再拜方從杭蜀苑作默賀也亦不成文理

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註異字或作異非是

十二月九日附註孫曰永正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覔官凡二十年矣附註嚴曰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

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或
作喜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
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
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
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
文苑作泰山与上下句不類非是方從三本明之為日月幽之
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
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
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

作身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附註孫曰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与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附註韓曰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為屬上句為或作其則屬下句云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

鉅尚賢而與能袁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按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為正或皆無之或上二句無而下二句有者亦通而方本必於其第一第三句去之使其參差齟齬而不可讀以為古則不淳以為今則不響不識其何意也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附註】樊曰是歲十一月甲申李巽自江西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當天子新即位【附註】樊曰是歲八月庚子憲宗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寗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

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附註】孫曰謂迋陽山令時所作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荅尉遲生書 下或註汾字【附註】韓曰生名汾按公有題洛北惠林寺云正元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与李景興侯喜尉遲汾漁于温洛又嘗薦汾于陸員外傪故知生為汾也

愈白尉遲生足下 或無愈白二字【附註】祝曰廣韻虜複姓有尉遲

氏○尉音欝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附註】祝曰昭晰明也前漢暗昧昭晰○晰士列切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之

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或無復出古之道三字）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也上方無之字）子欲仕乎其徃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方云此書答楊敬之淩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憑之子柳子厚所為說車者也）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

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
敢果於須定果於或作果以知人堯舜所難又嘗
服宰予之譏舜方作帝【附註】孫曰史記弟子列傳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
也到城已來【附註】孫曰城謂京城不多與人還往友
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附註】東野德州平昌
人東野吃吃說之下不離口【附註】韓曰吃吃語難也○吃
吃居乙切又口骨切崔大敦詩不多見【附註】敦詩名羣每每
說人物亦以是之下為屬予之秀近又得李

七翙書亦云足之下之文遠其兄甚李下或無七字
甚下或有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之信
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
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
足之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
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附註韓曰莊子達生篇以
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內
拙然恐足之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
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冒疑於

其閒可也所以下或復有以守非是閒上方無其守者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或注頓守【附註】韓曰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為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荅于頔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附註】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頔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入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踊

文武順聖樂 **天保樂詩** 保或作寶 **讀蔡琰胡笳辭詩**

【附注】嚴曰笳音加胡人捲蘆葉吹之也蔡琰字文姬漢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辨興平中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後曹操素与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以金璧贖之而嫁於董祀感傷亂離作詩二章世所傳胡笳十八拍盡用文姬詩中語而作以詠文姬也

移族從并與京兆書 移族從以下八字方從閣杭本如此云頓世雄朔易時移羣從占數為京兆人以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李尹荅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弁為從弁非也○今按劉集代實荅頓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頓与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盖如去其舊鄉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

自幕府至鄧之北

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庚上或無自字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

凡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

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

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方作則人或無則字

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

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悼或作悸或作惶或作憚方云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五情震悼所觀變於前所守

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

畜雄剛之後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貫穿乎公相【附注】孫曰永貞元年十二月甲辰加頓同平章事威動乎區極區或作樞天子之毗【附注】孫曰詩天子是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憚赫或作變化方云閣蜀録粹皆作憚赫字小訛也憚丹末切與怛同莊子聲侔鬼神憚赫千里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或無之言字楊子雲

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雲下或有言字附註韓曰
灝灝富大貌噩噩明直貌○灝胡老切信乎其能灝灝而且
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
馬而隨之隨上方無而字附註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
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樊遲請學稼
孔子使問之老農附註韓曰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
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
尼父然且去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
專故也然下或有則字非是今愈雖愚且賤其後事

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賁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為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附註】孫曰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元和三年六月甲戌以餘慶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方無今按言猥若俯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悚或作慄然尚有嚴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

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方無厭誠字黷或作
瀆字通用方作黷則訛矣又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三得為
屬吏【附註】孫曰元和元年九月丙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為博士十一月庚戌
餘慶為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為留守公為都官員外郎朝夕不
離門下出入五年方從杭蜀本無入字今按出入漢人語多有○
之公作襄陽盧丞志亦云出入十年方誤矣【附註】嚴曰集有送鄭涵校理序涵即餘
慶之子也序云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
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
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為屬吏
經時五年餘慶永貞元年八月同平章事
元和元年五月罷為太子賓客九月改國
子祭酒十一月為河南尹二年三月加兼

(知東都國子監事三年六月為東都留守退之以元年為國子博士二年分教東都四年改都官負外郎守東都省上此啓時已五年矣)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校)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闔下所宜憐也(方從閣本無於字非是)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附注　樊曰皇甫持正為公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彌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獻手公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云云)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狠藉公牒不敢為

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遂以懇歸僶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鳲鳩平均歌於國風【附註】（韓曰詩曹風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毛氏云鳲鳩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一）從事獨賢雅以怨刺【附註】（韓曰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二章云我從事獨賢賢勞也）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閤無俯字録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今按得失之意已論於篇首矣）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附註 樊曰按李習之狀公行云入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于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韓曰公上鄭公書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嚴曰退之以五年為河南令其分司郎官曰嘗論事失餘慶意既令河南猶論列不已故啓云今雖蒙沙汰為縣猶在相公治下又曰守官去官惟令日指揮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方從三本無伏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

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
止則止止方並作爾○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方本無理不詞今改從衆
受容受察不復進謝閣杭本無受容字非是自以為
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方無之字今雖蒙沙
汰為縣【附註】韓曰元和五年冬改河陽令固猶在相公治
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
前所為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
說於左右而後察也外下方從三本無於字非是人有
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

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擒繫杖之未過也陵駕方云字見選沈休文論嫉下或有矣字末上方從三本無之字非是末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

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

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長下方從三本無者字非是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方無於字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附註】黤黮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黤黮元夜陰孫曰黤黮謂曖昧也○黤烏敢切黮徒敢切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

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為句語亦太煩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複如此亦疑此私字是衍文也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方從閣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今按此句諸本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比閣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一自字而文義通暢略無疑滯今從之○又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為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贜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

其類也竊意讀者厭其無奇而輒改之故其多誤至此云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六 諸家註附

朱子考異

書

上宰相書【附註】韓曰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其後以博學宏辭三試于吏部無成故十一年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公是年五月遂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附註】嚴曰光範門在宣政殿西南通中書省再拜獻書相公閤下書下或有于字方云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也詩之序

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也）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附註】孫曰釋草云莪蘿蒿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或無也字）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或無下百朋字）【附註】孫曰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百朋言得重貨之多

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賜之賜或作錫之或作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載載也或作載者載也或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舟也）【附註】孫曰浮沈猶輕重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

所遺焉【附註】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盖少作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七字方云歐本云存此則與後相應然亦無

(孰長入三字則非是)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所)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職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附註 嚴曰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或無而字 附註 韓曰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

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註】与或作興【附】孫曰抑退抑也与助也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方無守字亦
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附註】祝曰懟尒雅云怨也詩強禦多懟音隊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
滛諛佞譸張之說【附註】祝曰譸張誑也書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譸音輈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
三選於吏部卒無成【附註】嚴曰荅崔立之書云年二十時苦家貧及来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因詣州縣求舉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

中書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因復求舉亦無幸焉則此所謂四舉三選也九品之位其可望一命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儒行語公苗蕃誌無宮以歸今本亦誤〇今按二字無大利害公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孫曰恤恤乎昭十二年左氏之文恤恤憂貌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

之使成材其亦可矣子之下或有所字教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或子下別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附註韓曰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舉之是亦不獲其所矣十下或有一字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

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
行矣志上或有其字○今疑志字衍洪範曰凡厥庶民有
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附註書洪範註云民有道有所為有所執守汝則念錄叙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二不字方並作弗附註書洪範註云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康而色汝也附註而曰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附註書洪範註云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
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之謂也君上或無而字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方無貴字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沒或作役方云國語重耳不沒於利註沒貪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一其致或作其一致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

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有於字可進而進焉不必厲於自進也於下或有其字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化上方無之字則方作其○疑當并有則其字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方作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遂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求下方有儒雅字雅亦或作士豈其無人乎哉亦

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家下方有之字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附註】孫曰閒即閑暇之閑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附註】三國志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孫曰狖猨類余救切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從方作俗○今按從卷詩馮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諸本作從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方本語意拙澁非是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

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聞下或有令字）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有者字）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惟恐或作之恐或無此二字）今者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而宰而爵）

或無而字而復出天子二字方無於字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方有依字小子不敢自幸其

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或作伏垂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附註】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強人而為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賊莞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耶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

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方無向字及遁字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敕字或作入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入之敕則正与下句全字為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覺其語差凡故今且從方本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

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徃而全之也雖看所憎怨茍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方作歟）其將徃而全之歟抑將安

而不敢衆（不下或有之字）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謂愈下或有曰字）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方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而無是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位者下方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四字之為）

耳三字或作爲之耳皆非是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或無使及二字非是間或作聞或作問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附註】韓曰禮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與遊辟也可人也或舉於管庫【附註】韓曰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

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憐下或有察字

附註 黃唐曰韓上宰相書歷道飢寒有溺夔於水火大聲疾呼之語柳上宰相書序其大戹比之蹁墜望救於千仞之下懼其不顧夫不用而窮乃士之常古人寧有乞怜如是乎或曰言不是以盡人柳者進改節咎其言可也韓無可訾安得信一時之言疵其終身乎曰不然韓子亦幸而舉以進士耳使其終三書獲薦謝恩權門將委己以從人耶抑以身而徇道耶故論人於己然則韓子之賢誠所難能觀人於未然則韓子之言不足為法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

相公閤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捉或作握【附註】孫曰史記周公子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方有人字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之在或無之字息【附註】說文云昆蟲蟲之揔名妖孽也昆蟲草木之妖如五行志所載是矣天

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

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方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方無欺字安四海

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虫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至比或作如比）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方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

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道下一有也字）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附註】（數色角切）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不得上或有恐字）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愈再拜（威尊或作尊威無已方作無文非是）

答侯繼書【附註】韓曰正元八年繼与公同登進士第十一年公上宰相書不報遂東歸作是書且云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不復能自强不息故因書奉曉公時自勵如此此其所以卒為唐儒宗學者仰之如山斗云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附註】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附註】陝音閃漢弘農之陝縣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敘其所懷舍意連辭將發復已卒

不能成就其說開或作聞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方無以字○今按以已通晉宋人書帖多用以字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絶意不為雖欲或作雖復方無之意二字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隩或作奥或無世字○今按行疑當作復【附註】祝曰隩四方土可居尒雅厓内為隩韓曰隩水厓也又藏也○隩於到切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愚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别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

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方無方藥二字）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者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

天乞人者與吾今之志也此句或無今字懼之下方無我字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乞之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或無兩之字不為方並作為不既貸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月十日或只作旬字方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附註 樊曰立之字斯立正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正元八年

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乃遺公書比之獻玉者故公以此書復之然公所學者堯舜三代孔孟之道其文則六經古文也時吏部所試者時文尒公以古文爲寶而吏部試以時文則公之玉盖未嘗獻也

斯立之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

附註 樊曰狼狽獸名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躓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絶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狽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

方無至字及也字是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
乃至手筆以問之振援古昔【附注】振皮班切援于元切
辭義高遠且進且勸是下之於故舊之道
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得下或有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
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
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
期我也方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
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
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

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司下或無者字）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

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類手【附註】忸女六切怩女夷切）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所成方無此二字或無所字）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

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或無進者二字）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五或作數生或作出）肯與夫斗筲者

附註 孫曰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竹器容一斗二升

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

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之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是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尅工人或作良工方無見字兩刖或作刖兩刖之下或有而字病方作痛或作疾尅或作刖下同【附註】孫曰琴操卞和得玉獻楚懷王王使樂正子古之言非玉也王以為欺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荊王和抱其玉而哭王使剖之果有玉

乃封為陵陽侯勍強也渠京切誠是之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是之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振尤非方作非尤非是僕之主固未嘗斁而是之固未嘗削是之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或無是之下字或無復出為字或併無二為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境或作地或無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

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附註韓曰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湯乃詐忠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曰居一障閒山自度辯窮曰能乃使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顏師古註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扞寇乘謂登而守之也公意取此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所字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附註樊曰李習

之答皇甫持正書云僕近寓得唐書史官于薄言詞淺鄙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入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竊不自度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習之此論出公此書故耳

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之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之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之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信或作伸吾下或無之字

答李翊書

附註　樊曰正元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傪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於吕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為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之恭非是）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烏）雖然不可不

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者字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三語同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附註曄光也域輒切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

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至或作志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餘年方作年餘兩或作秦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附註】禮記曲禮儼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入下或有也字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

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附註汩汩水流皃音骨又胡骨越必二切

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三則字下或並有心字

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附註樊曰自三代以還陵夷至於江左斯文掃地而唐興正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正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為道此公所以喜若人入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

歟王荊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識之過也汩汩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右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源或作府無絕其源亦作無虛其府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附註嚴曰昔人論文章以氣爲主退之論佛骨從鱷

魚其使常山也視王廷湊若軒渠小兒以片言折三軍而牛元翼立出則氣之所養可知矣故其文粹然一出於正剕落陳言横騖別驅汪洋大肆与孟軻楊雄相表裏豈非氣之盛者言亦從之乎

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邪字而有則時用焉四字或併有邪字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

無足樂也施諸或作垂諸也方作乎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上古字下或有入字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重答翊書答下或有李字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

於善入方從杭本作人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荅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方從三本無於字非是附註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宜乎余之不為也余或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附註嚴曰孟子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互鄉之人雖難與言童子雖無知然能潔已以進聖人斯与之進矣又奚待其禮踰而情過邪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

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其思上或有求字及邪或作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屬下或無有字不下方無果字）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註巽字）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

察使中丞李公閤下（寓或作獻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師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閤下心事犖犖（云上方無皆字云下方無方字又無得字【附注】犖呂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附注】孫曰翺字習之為浙東觀察判官元和六年以事至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朋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間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

將盡言之（言下無之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或作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已或作以）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退下或有而字）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人或作身非是方無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

嘗屢於行古人之道者（日或作目非是所能或並無所字）浙水東七州（【附註】浙東所管七州謂越睦衢台處溫明也）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十方作百）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下計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別上或有計字是非方作非是）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閤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方無心中字或無見字致或作置）籍又善

於古詩（於或作為【附註】樊曰白樂天贈籍詩云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進其或作進籍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敲唐人多使敲字如盧仝詩敲金擬玉擊或作撲或無之〇今按方說敲字甚怪所引盧仝詩當亦是誤本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從文苑但文苑必作也而下缺一字疑是精字更詳之【附註】孫曰國語曰矇瞍脩聲矇瞍盲也）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或無籍字）

或無比乎二字○今按並字疑衍 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 幾下或無其字賜下或有也字 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以何報也閤下裁之度之 裁下或無之字 籍愬靦再拜 附註 靦音腆面愧

答李秀才書

李下或有師錫字方註圖南字 附註 韓曰李觀卒於正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孫曰師錫

蘇州吳人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附注】稱引稱誦也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茍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苞或作包或有復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殁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

焉○杭本無既歿以下八字非是与方作以今按方以以與可通用故從杭本作以然孰若從諸本之為正邪 附註 呂居仁云公此數句蓋出於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於秦一章最見抑揚反覆其後會子固荅李治書亦如此類宜皆詳讀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悅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文辭方從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生所所作耳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實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 附註 孫曰不汚不苟也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於或作于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

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与或作歟屬上句非是附註孫曰深於是謂好其道焉者也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

答陳生書

生下或有商字或註師錫字附註韓曰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此与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入視之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無有字○今按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

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附註嚴曰病乎在己盖若所謂舜為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是則可為也順乎在天盖若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也待己以信者信道篤而自知明是也事親以誠者啜菽飲水盡其歡是也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謂下闕杭本無順字非是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

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方從閣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錄并上已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書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有而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甘旨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

故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愈白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方云見胡向切公時為博士也

與李翺書与或作答附註韓曰公貞元十五年以董晉死於汴後依張建封於徐未知所去就意習之以書勉之俾之入京城故公此書言其窮空家累無託及前日客京城之狀以答之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或無足下

字

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説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補註孫曰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是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句方無將字此一事耳是之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城字城或作誠僕

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之下或有所字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閒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方作執○今按作驅即屬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復故當以驅為正僕在京城八九年孫曰謂應進士時也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長下或有已字非是所貴乎京

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有得字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知下或無我字資上方無所字從或作縱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今字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方無安字【注】洿音汚【附】非

不顧為子之所去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為或作如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附註】孫曰此謂張建封幕府嚴曰謂在南陽公幕中也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方從杭本嬉作悲云悲者悲其不得所從故也皆非是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非是知下方有於字猶或作尤非是吾下或無豈字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

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
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
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
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
上或有昔者字瓢飲下一有在陋巷字彼人者有聖者為之
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是以不死其不憂
而樂也豈不易哉聖上或無有字依上方無之字若僕無
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
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

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此候方從杭本作候此○今按此與与孟東野書春且時盡相似說已見於彼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七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書

上張僕射書

附註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豪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為不可其不諂於富貴之人可知也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附註 節度推官牒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

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附註】孫曰定五年左氏王孫由于之言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忘或作望非是喪或作衰或掞作裹皆非是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

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与而字所取下亦無者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寸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按】（按孟子云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即所謂無大相過也）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二教字並作命方從杭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

所以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令按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也令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而作而愛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不愛二語並無者字令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方作言此言或作言此

事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
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是以為名寅而入
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終方作中）率以為
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
是也（聞下或無執事之三字）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
如此（好或作待杭蜀文苑只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從之）執事之待
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
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
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

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從之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能上方無賢字則上或有苟如此三字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方無所字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附註孫曰任昉代雲莊謝

表云千秋之一日九迁莆葵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遠達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複出知己二字伏惟哀其所不是矜其愚不録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哀下方有察字〇按下文合看察字此不當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或作胡直均方註直均均或作鈞考登科記直鈞貞元十九年進士也附註樊曰直均求謁於公望其稱薦為科第計其後直均竟登正元十九年第此公書所謂時或道之之力也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者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須或作頃渴或作傾渴皆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

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下或有所字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方無其字○今按後卷荅陳商書云文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亦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

之語方作謂講禮擇友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方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与或作上【附註】孫曰于頔字允元正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七月三日【附註】嚴曰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閤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夫

字達或作進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

附註 祝曰援推引進也禮記上弗援下不推○援音爰推他回切

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䟽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

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矣下或有而字側聞閤下抱不世之才抱方從閤杭蜀本作苞云文選包多作苞陳寔碑所謂苞靈曜之純是也蜀世下仍有出字文苑有出入字○今按韓公未必固用選語且從諸本作抱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下方無而字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

之而未得邪（或無而字）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
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將或作其）何其宜
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
於恒人閤下將求之而未得於古人有言
請自隗始（言下或有曰字非是【附註】樊曰戰國策燕昭王謂郭隗曰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對曰誠欲致士先從隗始王築宮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往焉隗五賄切）○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
資是急不過費閤下一朝之享而是之也（享或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

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功下

或無而字焉或作𢦏非是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

以一作与方云以与義通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

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

首如賜覽觀亦足之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

再拜

與崔羣書

附注 崔羣字敦詩清河人正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羣爲宣州判官而公爲國子四門博士洪曰劉禹錫云韓十八大輕薄謂李念八程曰某与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

處過入韓曰往還二十餘年不會說著文章豈不是聰慧過人也按此書稱羣不容口恐未必盡然蓋禹錫晚与羣不相協溢惡之言爾

自足下離東都補注孫曰公時在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補注孫曰正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爲宣歙觀察使羣与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楊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与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

遠累其靈臺邪方無百千華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附註】孫曰莊子靈臺者有持靈臺謂心也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連方無不入二字皆非是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托

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附註）（嚴曰此書最後言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盖在貞元十八年守國子四門博士時也退之貞元二年與羣往還至是盖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無所与二字）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

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不可或作可乎凡諸淺者固不是道深者止如此諸或作此或無諸字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服或作伏言方作百又無尤字皆非是【闇】【註】畛音軫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

此而廢之誠知是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是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是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爲上方無以字旣謂能粗知是下而復懼是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是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

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或無耳字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食上或有於字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胔也【附注】胔之夜切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

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
眉壽旋或作旅非是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
所好惡與人異心哉或無意字非是又不知無乃
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
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藜
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
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
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
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崔君無怠【附註】樊曰自太史公

作伯夷列傳因論顏夭蹠壽且曰天道是邪非邪公至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曰天與人必異其好惡無疑然終之曰謹君無急則亦勉其在已者而已此子厚天說所以歸之於仁義之意也**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潁之方作潁水【附註】韓曰伊山名潁水名嚴曰伊潁二水名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潁水舊云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陽城縣今省入河南登封**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附註】憊蒲拜切**左車第二牙**【附註】孫曰僖五年左氏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註云車謂車牙也嚴曰車齒本所著骨也退之是時年方三十六齒落眼昏鬢髮皆白可謂早衰矣嘗有齒落詩去年落一牙蓋此年

作也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閑便不

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

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鬢或

作鬢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

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是

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

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有眼字能不方作不能非是是下何由得

歸北來僕不樂江南〔附註〕孫曰公嘗家宣城官滿便

終老嵩下是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珎重

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陳京也【附註】樊曰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七年京以考功員外郎公以四門博士皆議禘祫十九年京遷給事中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

益尊或無益字日藹或無日字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方從杭本有厚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方有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亦然皆非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下文閔字爲對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屬或作厲方從文苑云屬猶附屬連屬之屬決

（非厲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附註嚴曰謂四門博士謂造還洛之時也）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若上方並有其字愚或作言其情方作於情）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盡）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

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所爲下方有文字下下或有賦字非是）

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附註】孫曰郊時為溧陽尉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

不加裝飾皆有揩字註字處（揩下或無字字）急於自辭而謝不能竢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附註】孫曰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

（反復公書詞而考之必其避謗而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聞非情之至僕僕安得聞此言方無得字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諸本久下有矣字方從閣杭本云漢武紀庚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二利害姑從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附註】祝曰懍懍敬也畏也力稔切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是之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是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附註】囂虛驕切訾毀也子

爾切是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
僕有不善乎僕居或作並居者無僕字或無居字然僕退而
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
者思下方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更詳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
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
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
造或作居此豈徒是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
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尅

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已或作以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附註孫曰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方無而字附註孫曰東方朔之詞恟恟恐也許躬切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向或作望且下或有懼字或無可字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車下或有而字附註此本

孟子之說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無吾字【附註】孫曰荀卿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顧是之下不憚煩者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匱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与衛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附註】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正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許州又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与之故言其寓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厚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一下方無二字）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謀上方無能字謀下或有與字而屬下句）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

貪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
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
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
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
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
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
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
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
爲幸方作爲不幸非是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

不可也吉下或有而字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

與福存乎天賢力作仁【附註】武昌石大任曰韓愈謂貴与賤禍與福存

乎天以予觀之貴与賤存乎天可也禍与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与福在己而已

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己歟名聲之善惡

存乎人或無之字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

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

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是下曰命之窮通

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是下微前世而

言之則知矣吾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

來不接吾心則可也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絶一室之内有以自娛是下喜吾復脱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方作於居非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附註樊曰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韓曰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蘭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綴而不切入肘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附註嚴曰古者

蹴踘以毛實皮蹴踏為戲後世圜木為丸以杖擊之或於驪馬之上謂之擊毬與蹴踘殊異集有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詩云毬驚杖奮合且離霹靂應手神珠馳正言擊毬也未章言此識習戰非為戲若安坐行良圖亦諫止之辭也豈**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閣杭蜀本如此而方從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為也今令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之聽者辭不足之感心也**心上或有人字**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一有入字**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

有激射之虞（墮或作隳下同）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孰事聞之者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者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事上或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

必後衰及以之馳騖於揚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騖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方從杭本決下無矣字〇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為是歇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為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附注】絡歷各切坐立必懸垂於胷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臆或作臆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

有禍【附註】昭二十八年左氏所載叔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方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或無論文字【附註】樊曰按李習之祭公文及公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則二子如皆從公于汴州今此書云近李翺從僕學文張籍亦學於僕則此書其汴州所作歟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筮方作仕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或有有字或有有字而無得字僕為文久每自則

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方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亦上或有即字也上方無之字）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下方無文字二字而有者字則人方無則字）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直或作真方無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嚴曰子雲晚悔雕蟲潛心與境慕周易而草太玄當世之人或譏其

尚白或謂其可覆醬或非其僭聖作經猶吳楚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子雲泊然自守不以屑意姑俟後世之子雲而已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或無之言二字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或無為字 附註 孫曰譚字君山沛國相人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未為方作不為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師上或無其字 附註 孫曰芭鉅鹿人嘗從雄居授太玄法言○芭音巴然侯

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附註】（孫曰此禮記中庸之文）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長上或無年字幾下方有至字）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

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無所承恐所增多八字當在然字之上未知是否久不談聊感是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久下或有而字非是

與祠部陸員外書外下或有薦士字【附註】韓曰陸修字公佐正元十八年權德輿典舉修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修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閒陞乎堂而

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 或無跡字陞或作界念
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
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得不少助
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
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
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
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 天下
之事或作天下之士方云謂有待而為則事字為當 執事之與司貢
士者相知誠深矣 誠或作識 彼之所望於執事

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閒疑矣方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或作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附註】正元十九年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附註】中正元十八年進士第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

耒耜而耕于野（方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是焉（其耕之暇方作排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附註　中正元二十一年進士第）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

為人温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方作邪妄詐偽或作邪妄詐佞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方無矣字或作為日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後子【附註】正元十七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村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村方作行○今按賢即是有行方語為贅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

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附註能上方無而字羣玉不見于登科記公之所薦十八人九人第而羣獨遺豈有司以京兆從子之故遠嫌畏譏矯而黜之邪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語或作論方無有字有沈杞者附註中正元十八年進士第張𢎞者註𢎞或作弘与登科記同中元和二年進士第附尉遲汾者附註中正元十八年進士第李紳者附註中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為丞相張後餘者附註元和二年中第死李翊者附註中正

元十八年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士也**附註**嚴曰侯喜字叔起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沈杞張苰張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而權公三榜共放苰紳後餘不出五年之外皆捷矣韋紓即羣玉也張後餘即後餘也摭言所載與此書合

凡此數子與之是以收人望得士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與解或作以解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附註**方無亦字或無幸字孫曰正元八年

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三人登第公与焉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附注】孫曰肅字敬之礎大歷七年中第十五年辛〇礎音楚梁舉八人無有失者【附注】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人下方無如此字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是信者故蔑蔑

無聞茷茷或作茷然【附註】茷莫結切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謀上或有与字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七